

## 石碾

□ 侯敬方

石碾 你吱吱嘎嘎  
默默地碾碎多少岁月  
一代又一代的人  
汲取你的营养  
为了幸福 走出大山的怀抱

你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峥嵘  
你托起瘦瘦的身躯  
走过一个又一个信念

你是贫困的见证者  
从饥荒的岁月  
到温饱的黎明  
你那深深的皱纹  
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石碾  
你碾碎了三座大山  
在抗日的烽火中  
你碾碎了侵略者  
迎来黎明的曙光

你是一座历史的记忆丰碑  
你从忙碌到今天的孤独  
彰显了你的劳累休憩  
你同石板房的部落  
一同度过了260多个春秋  
一生坎坎坷坷 你毫无怨言  
今天你载着希望  
在静静地向到来的后人  
倾诉历史的一切  
让后人不忘历史  
不忘岁月的艰难困苦  
要奋斗前行  
历史 走向永远的光明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早晨，人们习惯地要到井边担水，以备一天之用。从井里提上来的水撒到地上，会立刻结成冰，井台也成了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们每天聚会的地方。他们见面有说有笑、互相嬉戏，笑声不断。遇到上了年纪的人来担水，他们会主动帮忙提上来，嘴里还说着关心的话。井台上你来我往，像赶集似的，热闹非凡。紧接着，村庄上空炊烟四起，“咣当咣当”的拉风箱声响成一片。早饭做好了，奶奶才喊道：“小懒猫，该起来吃饭喽。”我实在不舍

得热乎乎的被窝，直到奶奶把我的衣服用火烘热，我才穿上。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早饭是地瓜汤，里面掺了少得可怜的高粱面。大家都爱盛上一大碗，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处避风向阳的地方，享受着太阳给人们送来的一丝温暖，边吃边拉呱，东家长西家短，人文趣事，漫无边际，不知不觉一大碗便下了肚，再盛一碗，照谈不误。

冬天，农活极少。早饭后，大人们最爱聚集在柴草垛前，倚在草垛上半躺着，一个挨着一个，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话

## 烤红薯的老张

□ 戴忠群

初冬，老城区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了浓浓的红薯香气。我也好这一口，于是经常去小区的后街买烤红薯，一来二去，便与卖烤红薯的老张混熟了。

老张头六十出头，皴裂的双手，一看便是勤劳之人。他曾和我讲过他卖红薯的缘由。从枣庄技校毕业后，老张在工厂车间当过钳工、车间主任，后来效益不好，下岗了，那时的他感觉未来一片茫然。偶然的一次同学聚会，宴席中上了一盘香喷喷的烤

红薯，大伙“一抢而光”，唯独老张没吃。五十多年前的三年困难时期，年仅七八岁的老张，上顿吃红薯，下顿红薯汤，外带一盘红薯干，吃伤了肠胃，见到红薯就想吐，但眼前上演的“抢红薯”一幕，让他眼睛一亮，“就是它了！”

老张这烤红薯一干就是十几年，那辆手推车也有年头了，被长年烟熏而看不清本色招牌，见证着它的“历史”。但招牌板上，苍劲有力的舒体“红薯情缘”四

## 乡村的冬天

□ 孙晋才

不断，不时响起阵阵笑声。不爱言语的人眯缝着眼睛，像睡着了似的，默默地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但好景不长，偏西的太阳吝啬得很，把那微弱的热量渐渐收了回去。气温骤降，躲在屋子里的人们耐不住寒冷，在屋子中央放一个火盆，点燃干柴，那红红的火苗有一尺多高。一家人围在火盆周围，把冰冷的手伸进火苗里也不觉得烫得慌。一会儿，屋子里便暖和起来。我倚在奶奶的怀里，暖洋洋的，感到无比的幸福。天渐渐黑下来，家家关门闭户，整个村子沉浸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我钻进被窝，趴在奶奶的怀里，两手捧着奶

奶那干瘪的乳，伸嘴就要吃，被奶奶往屁股上打了一下，说：“学生哪还有吃奶的？”把我羞得脸通红，但还是不舍得丢下。

现在，一切都变了。冬天也不太冷了，早晨，乡村的人也吃上了油条、蒸包、粽子、茶叶蛋等早餐。空调代替了火盆，自来水户户通，地瓜汤成了人们怀旧的食品。村内也有了清洁工，草垛早已不见踪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齐的瓦房，宽敞清洁的街道。冬天到了，离春天还会远吗？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小康社会的实现难道还会远吗？

个，外焦里嫩，味道好极了！老张还是个大方的。一次，一位年轻人用轮椅推着老父亲来买烤红薯，老父亲乐得合不上嘴，小伙子付钱时身上无零钱，拿出百元大钞，老张见状说：“冲着您的孝顺，免费送了”。

烤红薯，是极普通的职业，也许还有些人看不上眼。但在老张看来，一旦选择了某种职业，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努力把它干到让人无可挑剔的程度。

## 记忆深处的耕牛

□ 杨修元

现今，在耕种和收获中再也看不到耕牛的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耕牛，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庄稼从种到收，田地从耕到耙，均是人力、畜力，耕牛是农业生产主力军。

当时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体制。每个生产小队都要养耕牛。养牛人员是由思想好、懂养牛技术的社员担任。每个生产小队都建有牛屋院，儿时的牛屋院是一个五百亩的大院子，院子北边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屋，院子西边有一个长长、高高的麦糠垛，是全小队麦田的麦糠垛成的，院子里有好多高大的槐树、梧桐树和两个大的化粪池，以及一个用来铡麦糠的大铡刀。每头耕牛都用绳子拴着，但不是将绳子套在牛脖子上，而是拴住牛头、用铁圈环穿过牛鼻子，再和绳

子连接在一起，这样有助于牛改掉“牛脾气”。

对于饲养耕牛有讲究，每年的三夏、三秋是用牛出力的时候，这时，就要给耕牛喂点好吃的，在铡碎的麦糠里添加点炒熟的黑豆（也叫料豆子），再多喂点青草。说起料豆子还有一段趣事呢：为了能吃又香又脆的料豆子，每到生产队炒黑豆时，我就缠着当饲养员的本家二老爷的儿子一起去牛屋院玩，看炒料豆子。到了那里，我又不好意思要，就眼巴巴地瞅着炒好的香喷喷的黑豆，每与此同时，本家二老爷就会给我抓上一小把放进口袋里。

说起耕牛，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夏季的早上和傍晚，总有几位社员每人牵着一头即将成年的小牛，头上缠着红布绸，围着村庄转，牛后裆的牛蛋大大的，肿肿地向下垂着，当时心里就嘀咕，为什么老耕牛没有？想找爹娘问个明白，爹娘只是笑着

说：“这牛捶了，每天牵着它遛遛，好让快点消肿。给牛缠上红布绸是为了避邪。”我似懂非懂。长大了后才彻底明白，当时捶的牛是公牛（雄性牛），把它的雄性腺体给砸坏了，相当于摘除，以便它长大后乖乖做耕牛。

我曾亲眼目睹的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年三秋，由于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天刚放晴不久，由于地里泥泞不堪，牛耕地来很是费劲。一头长得俊朗，干活不惜力，大家甚是喜爱的老耕牛，连续十多天不停地从早到晚耕地，瘦了很多。一天，我跟着这头耕牛拉的犁子后边撒化肥，黄牛走得越来越慢，可扶犁的二叔接二连三地用鞭子抽赶着它。耕牛在二叔鞭子的催促下，毫无怨恨、反抗之意，只是吃力地向前拉着沉重的犁。不一会儿，牛再也走不动了，扑通一下子跪倒了，我跑过去一看，只见老黄牛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我，眼角就不停地

流出泪来。我就气愤地质问二叔，二叔无可奈何地说，“这也没办法，急着赶时间耕地，我对这老黄牛也有十几年的感情啦……”没几天，牛就累死了，全队人为此难过了好多天！

这些事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但我对耕牛的情愫仍时刻萦绕在心里。现在农业生产再也不需要耕牛了，但耕牛的那种任劳任怨、甘愿奉献的宝贵品格永远值得学习，需要传承和光大，但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有着耕牛品格的人。



10

枣庄作家作品·连载

## 榴花

王庆利

“不是我放了他，是你看在榴花的面上放了我吧，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牟亚东说，“再说了，人都骂我是汉奸，你说你收养一个汉奸的孩子，以后会受到连累不说，你还怎么找婆家呀？”

“你现在承认自己是汉奸了，牟亚东。”榴花指着他的鼻子骂，“没想到你这么无耻，为了要走孩子，连这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来。你要当汉奸是你的事，与小小猪有什么关系？他没有当汉奸的爹，他是我的孩子，好人的孩子。”

牟亚东说，“姐，我知道你对小小猪好，疼他爱他，但你只是他姨，怎么说我都是他亲爹，于情于理我都有理由把他带走。”

“如果你这样说，还算句人话。”榴花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你今天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也不是不讲道理

的人，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好好寻思寻思。”

牟亚东说：“行，姐你好好寻思吧。”

榴花让牟亚东从侧门出去，并把他送来的钱物都给扔在了街上，然后砰地关上了门。牟亚东站在门外，想了想，又把钱物隔着墙扔进了院内。

耷拉着脑袋的牟亚东，刚拐过一个贴着妖媚女人做化妆品广告画的墙角，就被一把枪抵住了腰眼。好半天他才慢慢转过脑袋，一看，是胡继承。牟亚东气得一下子拨开枪，推了对方一把，说：“姓胡的，你又想找事是不是？”

胡继承嘿嘿了两声，把枪别到了裤腰里，说，“没别的意思，还是想请你到便衣队，咱弟俩携起手来，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牟亚东一撇嘴，不屑地说，“你胡继承和便衣队都恶名远扬，臭气熏天，谁加入谁他妈肯定倒霉。”

“放屁！”胡继承冷笑着呸

了一口，说：“都他妈是汉奸，你还跟我玩高尚。再说，当初你答应过我，我替你找到儿子你就跟我干，怎么，现在食言了？”

“可是，你没找到。”牟亚东说，“食言的是你，你说的那个小小猪根本就不是我儿子，如果是的话，我早接走了。”

“不是的？”胡继承盯着牟亚东的眼睛，说，“你蒙我吧，我的情报向来是八九不离十，想跟我玩这手，你会吃大亏的。”

牟亚东说：“是真的，不骗你，这不我刚刚又核实了一遍。”

“那好，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如果有一天小小猪失踪了，你可不要来求我。”胡继承笑着说。

牟亚东盯着胡继承黑夜里发黄的眼珠子，半天才点点头，说：“好吧。”

谢开来的额头慢慢浸出细密的汗珠。

他的目光盯在八仙桌的一角。那里放着一张黑白照片，他一眼就看出来，照片上的人就是

台儿喜。站在桌子一边的秋野在专心地观察着谢开来的眼神，通过谢的表现，他心中渐渐有了底。这次再登谢府大门，他是有所准备的。没有任何过渡，他直接把照片亮了出来，摆在谢开来眼前。他说，“这张照片，是我专门遣人，不远万里，从木下的原始档案中找到的，与你们所谓的台儿喜十分相似。何止相似，根本就是一个人。因此，今天无论何都要把人带走，回去查问个明白。”

谢开来久久端详着照片。其实，他是在想着怎么应对秋野。

“只能说明他俩长得有点像，还能说明什么？”谢开来又说，“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多得很，就因如此一个牵强的理由，就想带走台儿喜，这样不妥吧，据我所知，他确实是我内人表妹的孩子。”

“我不想跟你兜圈子。”秋野眨了眨眼，使劲按了按军刀把手，说，“他是不是木下，令郎

可以作证。”

“谁?!”谢开来顺着秋野的目光，找到了站在屏风边上的谢伟。

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充满了不可侵犯的威严，以至于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原本站在父亲身旁的果果，手里的书吓得掉在了地上都不知道。当时，她正与父亲讨论书本上的内容，在她的记忆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平时他总是那么忙，忙得不知道她的欣喜，难得他今天心情这么好，和颜悦色地问她学习的情况，了解她与小小猪之间的友谊。但今天这美好的气氛，被秋野给彻底破坏了。他就像一块可恶的黑云，不期而遇的突然造访，不仅阻断了她与父亲之间这次难得的交流，也给整个谢家笼罩了散不去的阴影。在童年生活里，她最怀念的就是那次交流，因为那是他们父女间的最后一次。